

《而我們行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而我們行走》

13位ISBN编号：9789881994295

10位ISBN编号：9881994292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文化工房

作者：呂永佳

页数：1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而我們行走》

內容概要

這個世界，有時並不太美麗
但我們需要繼續行走
這個世界是充滿張力的
像黑雲下的一朵白色雛菊
可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
總是
被世界拒絕
譬如說當要理解悲傷的時候
它總以它的方式
告訴你
你的定義錯了
但有時我們卻很準確
像寂寞時
在巴士的車窗上
一點點雨點打落玻璃窗上的頻率
譬如在細小的扁圓魚缸裡
游來游去的小金魚
有時
我只能用詩
用它特有的節奏
把世界打開
而這時
世界會告訴你
它那些奇妙的
名字
像印度人用笛
喚醒（還是催眠）
蛇。

收錄：

2006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 而我們行走

2008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 嚴冬誌

2010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優異獎： 天橋上看風景

《而我們行走》

作者簡介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作品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冠軍。獨立創作雜誌《月台》創辦人之一，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著有詩集《無風帶》、《而我們行走》，散文集《午後公園》，作品散見《明報》、《字花》、《秋螢》、《文匯報》等。

《而我們行走》

精彩短評

- 1、他還在我學校教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是詩人。他走的那年又在書展看到他。若干年以後我接觸新詩，又再次訪問了他。想來真的是緣份。（而且我被他罵過嘿）

1、呂永佳本來告訴我，這本詩集叫做《天橋上看風景》。後來它改了名，他卻把舊書名用作MSN status，彷彿為旋生旋滅的風景急急立碑。這多像他的詩作啊，總是在苦苦挽留記憶的幽靈。不管紀實或虛構，文學總不免沾上往事的塵埃，然而記憶遠遠不只是呂永佳的素材，而是他念念不忘反覆敲叩的核心。一想到呂永佳如此年輕，不禁訝異，即使他早就在詩裡警告過我們：「懷念的速度不及衰老」。整本書都在若聚若散的記憶迷霧裡膠著，不時迸出惶惑的回音：記得嗎記得嗎記得嗎……陳滅的《單聲道》也同樣執著於記憶，卻不像這書那樣擔憂特定的對象是否遺忘。書中詩作或直接向「你」說話，或在一句句「我們」中以腹語術跟隱藏的「你」私語。倘若我跟呂永佳再熟絡一點，索性當一回狗仔隊，以八卦考證取代詩作細讀好了。哎，反正他的外貌跟日本歌手平井堅一樣，又曾在網上自爆：「我全職寫作，兼職Japanese pop! yeah!」可惜我就像所有在天橋上看風景的路人一樣，對詩人在現實中的感情生活一無所知，幸好他還記得留下隱若可辨的記號。私語體讀來私密，但未必拒人千里。鍾國強為呂永佳第一本詩集《無風帶》撰序，指出他有不少詩題沿用林夕詞題或其重要意象；其實這書也有不少詩題沿自流行歌詞：無人之境、乘客、背影、茶靡、長街、還有甚麼可以送給你、郵差……陳奕迅與王菲的歌迷不難與他交換熟悉的切口；部分詩作則在結集時改了題名，例如不留改成對話、守約改成木瓜。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情詩所佔的份量、向「你」抒懷的語調以至情人的朦朧形象，也與不少歌詞暗合。（別忘了，平井堅可是日本的大眾情人！）鄧小樺曾指出袁兆昌的詩作深受MTV影響，其實呂永佳的詩作與歌詞的若即若離也值得注意。呂永佳寫情詩的比例之重，在香港詩人中也不多見（霎時間只想起鍾偉民、洛楓與劉芷韻）。我們對於詩中所寫的情人所知不多（但容我一廂情願地認定那是「她」，不是「他」），這或許與詩人的處理方式有關：著重意象的轉譯多於事件的敘述，常把記憶的證物置於特寫鏡頭下。因此，讀者甚至無法鎖定那些令詩人一再受傷的情侶，究竟是同一人還是不同的人。我不禁想起呂永佳曾在網誌裡自言，他寫情詩愛虛設對象。（這就是大眾情人的本色嗎！）不管這是藝人的狡辯還是證人的供詞，那些情詩都不難讓陌生的讀者投射其中。例如對話：最後只餘下簡單而靜止的對答是活在死水的懂偷竊的獸停頓，偷走死在相片裡的黃昏過低的尾音，偷走鑰匙的鏽跡開筆就是突兀的「最後」，把冷戰前的糾纏通通省略。那大概是走到盡頭的情侶，只能低語甚至沉默。「活在死水的懂偷竊的獸」暗喻舌頭，令人想起夏宇的腹語術：「（舌頭那匹溫暖的水獸馴養地／在小小的水族箱中蠕動）／那獸說：是的，我願意。」夏宇的水獸為愛開啟新生，呂永佳的水獸卻在抹煞往事。「死在相片裡的黃昏」、「鑰匙的鏽跡」或是沿自詩人的自身經驗，但也不至於私密得讓讀者難以進入（誰沒拍過黃昏的照片？誰的鑰匙一直沒有鏽跡？），它所象徵的時間跡痕也不難推敲。沉重的鐘聲從東面擲向西面。沿牆壁墜落迴避的眼神，偷走日記裡的呼吸凍白的耳朵，偷走了聖誕樹上的那棵星鐘聲「從東面」「擲向西面」，象徵了時間的急流，斷句、詞語鑲嵌的位置恰恰加強了拋擲的動感。接著兩句承接前文的「偷走」，但把偷竊者想像成眼、耳，也即其他可用來溝通的身體部位，然而「迴避」、「凍白」都不是好狀態。被盜的是「日記裡的呼吸」和「聖誕樹上的那棵星」，後者明顯代表溫馨歡聚的記憶。而我最喜歡結尾：把一切放進沙漏終於滴出白色的鬼魂如果「鐘聲」只是暗示時光飛逝，「沙漏」則進而暗示它的過濾性質。那麼「白色的鬼魂」究竟是甚麼呢？白色是一種獨特的顏色，彷彿介乎有與無之間（我們繪畫不都是用白紙開始，以便添上其他顏色嗎？）；鬼魂則是生命的殘餘物，若有若無。這不就是記憶的特性嗎？全詩都未有提及關係變壞的導火線、雙方性格等等，如此留白加上意象的轉化，反而令讀者更容易召喚相關記憶。這類處理也大量見諸本書其他詩作：情感腐化的關鍵在於賞味日期，多於特定處境下的人與事。有時候，詩中夾雜無法盡解的記憶碎片，更能把我刺痛。比如淡藍月光的結尾：窗外還有那淡藍色的月亮嗎？是的，是那個只有我們看得到的淡藍月光在那時，在那地方我按著痠透的肩頭，仍舊張望著月光本來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古詩常以它為想像的聯繫，例如蘇軾名句「千里共嬋娟」。呂永佳卻強調這是個只能讓自己和「你」看到的「淡藍月光」。為甚麼是「淡藍」呢？全詩提到的顏色都是藍色，例如「把藍色拖成最長的街」、「舊房間裡的一盞藍色的燈」，看來「淡藍月光」也注入了他們之間的私人回憶。書中的其他詩作中也可見到它閃過，例如還有甚麼可以送給你鋪列了大量想像的禮物，每項的象徵意義都相當明確，唯獨第一句是可疑的「送你一個藍色的月亮」。究竟淡藍月光代表了甚麼？不確定。與其落實它的象徵意義，倒不如記住它是私密的（「只有我們看得到」），我跟你都不是其中一分子，只知道這是他們的共同記憶。這種默契又突顯了「我」的憂鬱：即使他們擁有共同的秘密，窗外還有

《而我們行走》

沒有淡藍月光、「你」是否仍會張望它，都無法確定了。宇文所安在《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中談及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指它略去記憶的細節是因為雙方有共同記憶：「就像與一位老朋友談話時，我只需要說：『還記得那個夏天嗎……』各種細節會湧入我們的記憶，也許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方式，但無疑都是無聲地湧入腦海，都是事實原來面目的再現。因此，詩人在這裡只需要提到『岐王宅』就夠了。」宇文所安認為，這種私人間打招呼的語氣吸引讀者自行以歷史背景來填補詩中空白。對於呂永佳的詩作，我們當然無法如此補白，但我喜歡偶見無法拼綴的碎片，這樣才像是偶然聽到路人的低語片段，而不是廣播器的完整宣傳。

《而我們行走》

章节试读

1、《而我們行走》的笔记-第1页

博客來書店有售：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15522>

《而我們行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